

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餘里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纜蓋暴行秋日中令昇橋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

之備至監察御史孫嶸史中書舍人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使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害忠

虐害忠良者

高肇毒王總亦死其所北史

魏尚書令高肇性兇悞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魏宣武帝欲以為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潘僧固之同王愉謀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珎希肇提携構成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

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珎將武士齎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珎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禱裏屍臨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歸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大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

凶禍 遭遇凶火禍患者

賈謐柱陷燈牀 晉書

賈謐本賈充女夫韓壽之子晉惠帝賈后之甥也充卒無子充妻郭氏以謐奉充後帝乃詔謐為賈充世孫以嗣充爵其後歷

位散騎常侍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承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堂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殺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高肇怪異 北史

高肇字普文魏文昭太后之兄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三人同日受封未幾為尚書右僕射一時富貴赫奕無比肇出自夷士時望雖之既專政結朋黨作威顯殺害宗室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又與清河王懌忿爭高后立後愈肆縱恣及大舉征蜀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節度是日面辭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機具悉解行至函谷車軸中折衆

咸怪異以為不獲吉還也宣武崩赦罷征軍肇承變回至關下
練服號哭開太極殿盡哀領軍于忠清河王憚等密欲除之潛
備壯士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聲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

周仁軌斷臂發塚唐書

周仁軌韋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殘酷嗜殺異日見堂下
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
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韋玄貞洵墳墓民盜
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
癸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

女姦惡

姦邪恣為惡者

梁異跋扈致禍後漢

梁異字伯卓漢順帝時初為黃門侍郎累至大將軍至桓帝元
嘉元年帝以異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異
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
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御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
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咎
在大將軍異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廷
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異妻壽之舅也
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異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
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尊為議郎異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
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異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使瑗將左右廐騎虎賁羽林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苑園以業窮民百姓莫不稱慶

梁冀驕橫致族後漢

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桓帝逼畏久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及皇后

崩帝因如廁獨呼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謝詒
也衡對曰單超左官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
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念疾外舍放
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冀兄弟專固國朝道
脅外內公卿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耳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
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
黨與悉誅之

賈謚諧適晉書

賈謚字長深韓壽之子也賈充薨後妻郭氏以謚立為充之子
黎民為嗣初充一女為惠帝后少女為韓壽妻賈后母郭槐欲
以韓壽女為太子適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

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謚嘗與太子園基爭道咸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而謀廢之

楚客黨惡事 中宗 唐書

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

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殺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唐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納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

惡逆

行弒逆者

褚淡之弒故主 唐史

褚淡之字仲原晉恭帝后族也宋武帝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晉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人物門

儒

世家

孔聖之家世也

宣聖世代 孔子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殷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武王伐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奉湯祀後武庚與管蔡霍叔亂周周公東征罪人斯得乃改命微

褚淡之字仲原晉恭帝后族也宋武帝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晉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人物門

儒

世家

孔聖之家世也

宣聖世代 孔子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殷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武王伐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奉湯祀後武庚與管蔡霍叔亂周周公東征罪人斯得乃改命微

子後殷國於宋啓卒弟仲思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二微俱以
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迨弗父何以國讓弟厲公何之後
遂世為宋卿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四十
七代孫傳推譜牒曰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
出於姬姓皆非子氏後蓋姓同而族異孔氏子姓為先聖後者
世為魯人同居祖廟

宣聖歷年始終 孔子家語

孔子一歲至三十歲在魯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九歲娶朱弁官
氏二十歲子鯉生為乘田為委吏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七
歲適鄭二十九歲適晉學鼓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老聃訪樂長
弘反魯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五十
一歲為中都宰五十二歲為司空為司寇五十六歲攝行相事

與聞國政三月五十六歲適衛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
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害之適鄭五十七歲自齊過
陳留三年五十九歲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六
十一歲自陳適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六十三歲
留陳蔡間楚昭王聘之蔡陳發從圍于野適楚不用反衛六十
四歲在衛留五年六十六歲夫人弁官氏卒六十八歲魯以幣
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迺教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修春秋
六十九歲子鯉卒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七十三歲夏
四月己丑卒五月葬城北泗水上

師道

能為人師範之道者

夏侯勝卒太后素服 事文類聚

夏侯勝漢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九十卒太后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

包咸無往教後漢

包咸字子良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遂遣子師之光武建武中拜諫議大夫

陽城教諸生還養唐書

陽城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吳充作六箴規訓宋史

吳充字冲卿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王恂發明綱常元史

王恂字敬甫元裕宗時擢太子贊善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師道自任

以師範之道能為已任者

歸賜序禮元史

歸賜字彥溫元順帝時轉河西廉訪使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者人各殊卒從賜議也

聖智

孔聖之知識兼盡者

孔子知釐廟火災說苑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燬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福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吳充字冲卿調穀熟主簿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王恂發明綱常元史

王恂字敬甫元裕宗時擢太子贊善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師道自任

以師範之道能為已任者

歸賜序禮 元史

歸賜字彥溫元順帝時轉河西廉訪使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者人各殊卒從賜議也

聖智

孔聖之知識兼盡者

孔子知釐廟火災 說苑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燬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知哀公候上忽下 事文類聚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聖誠

孔聖指事誠諭人者

孔子謂弟子記銘 說苑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奸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箴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成之戒之哉孔子頌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孔子觀欹器 說苑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聖訓

孔聖設言以訓人者

孔子訓亡弓之言 說苑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孔子訓知反已而知天下說苑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仲尼正言抑季孫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孔子訓子貢以進賢為賢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孔子以治民如腐索御馬說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

以道道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孔子因盛服戒子路說苑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實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孔子貴建本重立始說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

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皇極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訓君子慎所藏說苑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孔子訓士慎三者說苑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孔子以正名為先 說苑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喻君臣之理 說苑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太姪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為臣其本善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喻三代興亡 說苑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孔子訓為人下者之道 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眾不亦難乎

孔子訓本立然後為君子 說苑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法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也

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嚴其儀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

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戒曾參逃暴怒說苑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性至孝常芸瓜而誤斬其根父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寤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其父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莫如

孔子止琴張弔宗魯左傳

魯琴張孔子弟之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孔子言帝王冠禮孔子家語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祚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畢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位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今日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衰職欽若昊天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子以子路琴聲垂訓 孔子家語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秋之戚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

孔子訓冉有五刑及禮 孔子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之

人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茲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茲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鬪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主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

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刑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纒纒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掣引而

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夫亦不失其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適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再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孔子告宰我鬼神之道 孔子家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意神者氣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鬼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居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至之又從而思之孝子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訓厄陳蔡皆幸也 孔子家語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孔子救季平子厚葬 孔子家語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璣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訓子路以忠仁 孔子家語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教

孔子告子貢臣子之道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訓子貢三國之政不同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孔子教子貢為政孔子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孔子訓子貢知子路之政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參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告子夏損益之道孔子家語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

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暴其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三子言志 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顛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纒纒紛下蟄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戟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濛濛之野而

墨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歲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教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牧豕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是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告子路以正 孔子家語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顛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受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

難矣

孔子告曾子七教三至 孔子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

曰天下之爵以尊知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孔子言為政最大 孔子家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孔子告曾子王者之言 孔子家語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

懼樞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闕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孔子書天王狩河陽史記

昔文公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方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

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魯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天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

孔子示君子小人之憂樂說苑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移風易俗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漬氏踰境而徙魯之驚馬牛者不
豫賈

孔子化魯國無爭者 說苑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
王公不聘不動令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
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
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
者

道學

傳聖人性理道統之學者

周敦頤為學知道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宋英宗朝掾安南時程珦通判軍事視敦頤氣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
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
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比

陳襄四人倡道 宋史

陳襄字述古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
時學者沈溺於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
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
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神宗時知諫院改侍御史

呂大鈞能踐履 宋史

呂大鈞字和叔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
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
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
及神宗時為光祿寺丞

程顥立教宋史

程顥字伯淳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
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
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

張載學求為聖人宋史

張載字子厚神宗熙寧初召為崇文院校書既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牘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散
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大臨責躬為佛氏之學宋史

呂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
生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

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哲宗時為太學博士遷祕書正字

程頤達六經

宋史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欽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蓋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

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廢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哲宗時召為祕書省校書郎

程頤問答

宋史

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桔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哲宗時召為祕書省校書郎

邵雍理學宋史

邵雍字堯夫哲宗時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延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

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左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宓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

馬伸受業程門宋史

馬伸字時中宋徽宗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四張羅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興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婦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欽宗靖康初擢監察御史

蔡元定從朱熹宋史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求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玉焉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言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高宗時祕書少監楊萬里薦于朝召之以疾辭

李侗體認天理 宋史

李侗字愿中高宗時侗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後隱居教授學者多從之

陸九齡尊程教 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遂成大儒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

教授

劉燾發明道學 宋史

劉燾字晦伯孝宗乾道八年舉進士第累任尚書郎官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燾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子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

九淵著述 宋史

陸九淵字子靜孝宗乾道八年進士第調隆興靖安縣主簿除

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稱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旨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吳柔勝復明道學 宋史

吳柔勝字勝之孝宗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

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
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張栻作希顏錄宋史

張栻字敬夫丞如浚子也穎悟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
義忠孝之實長叩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孝宗時召為吏部郎

李衡字彥平

李衡字彥平孝宗隆興中為監察御史除祕閣修撰致仕後定
居莫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
樂菴卒年七十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
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

謂所以學聖賢

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

訓雖博通群書

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

必大聞之曰世

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

臨終超然如此

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呂祖謙字伯恭

呂祖謙字伯恭

宗時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其學以關洛

為宗而旁稽載

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岸一時英偉卓

犖之士皆歸心

少中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平時忿懣

忽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

質也

朱熹 公道義相磨 宋史

朱熹孝宗時初

入大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

皆在學以道義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
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
天地相似學者無他之曰繫齋先生

李傳言格物致知 宋史

李性傳字成之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宋寧宗嘉定四年舉
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
實帝曰實者何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

程頤行實 宋史

程顥字伯淳頤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
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天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真儒則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闢
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

邵雍車音爭候 宋史

邵雍字堯夫居河南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咸
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
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既微
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
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
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王栢家學宋史

王栢字會之理宗時人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李侗靜坐宋史

李侗字愿中既從羅從彥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若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王鶚窮理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為人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

許衡綱常元史

許衡字仲平元世祖久留於學會許衡謂罷蓋力乃從其請至元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

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日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筆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逾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劉因學識精正元史

劉因字夢吉天資絕人三歲識書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口誦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世祖至元十九年詔徵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耶律有尚遵許衡之教法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強世祖時為國子祭酒至元二十七年以親老辭歸成宗大德八年葬父還鄉里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

張文謙陳堯舜之道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仕元世祖為中書左丞文謙蚤從劉秉忠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已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許衡以道自任元史

許衡居河陽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世祖時為京兆提學改國子祭酒

趙復傳學元史

趙復字仁甫得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姚樞楊惟中聞復論議如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錄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世祖嘗召而不仕家於江漢之上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達善經說元史

張溆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溆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元世祖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溆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溆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說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揚剛中尤顯溆無寸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

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順帝至正中真州守臣以溆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吳澄自任元史

具澄字幼清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若米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英宗時遷翰林學士

許謙講學 元史

許謙字益之元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咸宗大憲

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金履祥並克王何之學 元史

金履祥字吉父既見王栢首商為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

孔思晦襲封 元史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頌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成宗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仁宗雅崇儒道取譜牒按之以嫡襲封衍聖公賜月俸五百緡

許謙四書叢說 元史

許謙字益之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講學人多從之

胡長孺一變文風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仁宗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

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

闡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梁益師表 元史

梁益字友直仁宗時人與陸文圭同里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淪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經學

能明經典之奧者

飛錯受尚書於伏生 史記

晁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

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韓嬰詩易 前漢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貴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丁寬易 前漢

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漢景帝時寬為文帝子梁孝王武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

大誼而已

劉歆五經博士前漢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為中丞校尉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

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注丹作易通論後漢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光武建武初為博士稍遷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李育博覽後漢

李育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本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漢東平憲王倉光武子也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

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光武建武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張玄解蒙後漢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漢光武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時右丞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

薛漢詩長後漢

薛漢字公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漢光武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董鈞博通古今後漢

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遷原議令病去官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明帝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樓望儒宗後漢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漢光武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仕至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卒於官門生

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張興聚徒 後漢

張興字君上習梁丘易以教授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為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明帝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帝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重席 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漢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後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

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我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應講論五經 後漢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漢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漢章帝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沛獻王好經學 後漢

沛獻王輔漢光武子也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

杜撫詩法後漢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教授鄉里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光武子東平憲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衛宏訓書後漢

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漢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學義精明後漢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漢光武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夏恭勵學善文後漢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漢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卒官諸儒共謚宣明君云

丁鴻無雙後漢

丁鴻字孝公有經學至行漢明帝永平中徵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後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帝數嗟美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張酺講書後漢

張酺字孟侯漢明帝開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講於御前論難當意遂令入授皇太子經漢章帝即位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政說經後漢

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常有數百人焉章帝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召馴德行恂恂後漢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稍遷騎都尉侍講漢章帝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崇

崔駰偉才後漢

崔駰字季子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今古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漢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嘗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